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六十八回 受官法了結偷桃案 煉穢鏡打破遮眼球

卻說真珠子見東方朔施禮相求，慌忙答應道：「同為人民除害，何勞言謝？」說時，便取出一個小小的鏡匣，開來一看，只見上下兩面鏡子。鏡子中間，都映出兩對赤條條的男女，在那裡行那周公之禮。東方朔不覺大笑，問道：「這是何意？」玄珠子也笑道：「李少君的遮眼球，最厲害的是那種陰穢之氣，以此穢氣煉成重霧。所以無論仙凡，都要睜不開眼。上次通慧所用之瓶，好是好，只能破他的法，還不能壞他的球。我今煉成此鏡，取其最嚴最穢，可以克制那種穢氣。鏡子的光，又係採取最烈的陽光，可以消他的霧，燒他的球。非此不能破他。」東方朔大喜，因把自己所躊躇的意思說了出來。二仙都道：「此物獲罪於天。上天垂討，自應明正典刑，方足以寒妖人之膽。道兄所見，甚是正大。好在既有制他之法，便不怕他抗拒了。」東方朔欣然稱是，便問：「何日可以動手？」玄珠子道：「貧道不能久留。最好馬上把他捉來，問明罪狀，使身受者死而無怨，旁觀者見而知懼。然後宣佈玉旨，即行處斬何如？」東方朔見說，便和玄珠子、鐵拐，同至皇宮西首李少君府，進去指明請李少君出來接旨。少君正在後院和一班姬妾飲酒取樂，聽得下人稟報：「東方大人帶了兩位道人，前來降旨。」少君一時迷迷糊糊的，還當是漢皇詔旨，慌忙整裝而出，和三人相見。

東方朔便在上首站定，說一聲：「上帝有旨，李少君跪接。」只此一句，陡地把李少君提醒。他也不下跪，也不動怒，反而笑嘻嘻地問道：「東方大人，你我一殿為臣，彼此同僚，又兼同屬道門，情況要比別人親密一些。方才大人說來此降旨，小弟誤會是當今皇上詔令，特地恭而敬之地出來接旨。不料大人所宣的，乃是上帝玉旨。說句脫略形跡的話，人天遠隔，究竟是可虛可實的事情。大人既然和小弟這般要好，就該先把內容告訴小弟，禍福吉凶，小弟也好作個準備。大人以為何如？」

東方朔見他如此胡纏，分明輕視法旨，不敬上天，不覺心中大怒，大喝一聲：「李少君怎敢如此無禮！漫說你我修道門中，理應歸上界管理；就說是平常之人，人間帝王所管得到的，難道上帝反不能顧問？似你這等橫行不法，罔上欺君，正見你不服玉帝，有心反叛，正是罪該萬死。還敢口出狂言，蔑視玉旨，那真是罪不容誅了。」少君聞言大怒，明仗著自己防衛周密，又素知東方朔道術並不□分高深，心中一無怕懼，當即抹下臉孔，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照你這麼說，你就是玉帝派來的執法官兒，是定要和我為難的了？休說我和你教派不同，就算是同一派流，我今已為人間大臣，得皇帝的信用，亦不必定受上界的命令。」東方朔見他越說越狂，忙向二仙說：「這廝膽大如此，敢煩二位替我拿下。」少君聽得一個拿字，立刻拔出佩劍，直奔東方朔。當有玄珠子仗劍迎住。少君大呼：「此地不是廝殺之所，有膽量的，跟我到後面廣場上去。」三仙都喝道：「就是到了你那魔主的巢窟，誰還怕你不成？」說著，大家追上前去。不料，少君跑過一重院落，到了一座敞廳，便立住不走。

三仙追入大廳，頓覺眼前如有黑幕障住，對面不得相見。情知這裡是他懸掛那個遮眼球的所在，幸而先有預防。玄珠取出鏡匣，把上面的鏡子向外一照，卻也奇怪，小小的一面鏡子，居然照得滿廳內外發出一片青光燄，頓時黑霧盡除。再把下面的鏡子一照，但聽嘩喇喇一陣響聲，大廳上飛下一陣黑色散屑。

原來少君的遮眼球兒已被炸碎。李少君見失去此奇寶，知道無可抵抗，慌忙化道黑雲，向空遁去。三仙也駕雲相追。誰知少君因時時入宮，為行程便利起見，在皇宮後面築室，相去尺叭之地。眼睛一眨，一道青光降入皇宮之內，立時失去蹤影。

三仙見他已入皇宮，不便再追。只得回轉身，先去辦那王一之的事情。一之自然不比少君，本來早已認罪。玉旨一到，伏地請死。東方朔卻令他見一見師父的面，再行正法。一之謝了恩，起身拜見鐵拐先生，叩頭有聲，不敢仰視。鐵拐先生見他如此可憐，不覺歎息道：「數有前定，何必再說。你既知罪，快去就刑。身後之事，自有我替你承擔，不必掛懷。你弟子費長房，頗有骨氣，兼明禮義，可叫他來見我。」一之起身，便喚長房快來。

長房見過三仙。鐵拐先生道：「你師獲罪於天，自取刑戮。他死後，由我帶他的靈魂再作修持功夫。如能精進，五百年後還有好處。他的職務，該你繼續下去，小心在意，好好去做。辦得好，也是極大的功德，否則你師即是榜樣。」長房涕泣叩拜道：「弟子不願繼續師父之職。但望祖師開天地之恩，念師父平日誠懇勤勞，不無功績。望乞轉呈玉帝，免其一死。弟子師徒自當格外盡心，多作好事，將功補過，仰懇祖師允許。」鐵拐先生搖頭道：「這是定數，無可轉回。如不信，問你師父。當他初授此職之前，我是怎麼告訴他的？至於你接任師父之事，也不是我可以作得主的，乃是奉了道教祖師之命而來。你只要時時記得今日師父獲罪之狀，刻刻不忘，勉作好人，這就對得住你師父了。而你本身也得了好處。但是……唉……這也不必說了。橫豎天下事，逃不出一個數字。數之所定，非大智慧大福命之人，誰能挽得過來。事既無補，多說也無益。吾言已盡，請東方道兄即刻用刑吧。」

說時，王一之已經跪在廳前。東方朔歎了一聲，對鐵拐先生說：「小弟擔些處分，給他一個全屍吧。」一言甫出，雙指並伸，即有一道白光突然飛去，附著一之身上，化成一條白絲帶，繞緊一之的頸項。仙家法力，與尋常絞刑器具不同。轉眼之間，一之神魂出竅，屍身倒在地上。長房和另外幾個徒弟，都大哭起來。

鐵拐先生早把一之的生魂揪住，塞在葫蘆之中，拱手兒對玄珠說道：「不久東方道兄有一場大難，也是前定之數，無法倖免的。有九轉還魂符一道，引魂幡一紙，道兄留在身邊，待他遭難後，將此符塞入他的頸上，如此這般，妖人可以剪除。再用幡將東方道兄帶去，每天將道兄自己制煉的乾元奪命丹，灌一粒下去。三天之後，便可回覆元氣。此後東方道兄塵緣功滿，可以回轉天庭，不必再在凡土。就是漢家天子，亦氣數已到，也用不著東方兄在此伺候了。」玄珠聽了，一一應諾，轉問鐵拐先生：「可知小弟此番回去，有無意外之事？」鐵拐先生聽玄珠說出這話，不覺□分驚訝。因運轉神目朝他注視了一會兒，喟然歎息道：「言為心聲，心為事主。道兄好好從公，為何有此疑慮？易經說：『吉凶悔吝生乎動。』道兄此言，也一動也。修道之人，最忌動心。道兄前途確不甚平安。好在弟輩中人與道兄將來還有一段香火緣，盡可前來相救。一切請放心幹去。只要良心不死，凡事都可鑿原。身體上的處分，吾輩是不怕的。天機難泄，弟之所知，雖不止此，而可言者，卻只此而已。再見吧！」說畢，額手為禮，一霎時人影俱無，原來他卻借土遁走了。

東方朔和玄珠子聽了鐵拐先生一番話，心中都覺有些不快。

吩咐了長房幾句，又回到東方家，磋商再去誅殺李少君的方法。

不道少君一見武帝，立即哭拜於地，說：「東方朔因忌臣日侍陛下，恐怕把他從前許多欺君大罪一一說出，特地請來遠方妖人，和臣為難。將臣千年修煉的法寶炸碎，還敢冒充玉旨，取臣的性命。萬望陛下替臣作主。」武帝聽了大怒道：「東方曼倩，一再欺朕。今又和先生為難，真是該死之徒。先生勿憂，朕即派禁軍將他驅逐出國，不准他在中原逗留，好麼？」少君忙奏道：「此人道行不淺，兼有妖精為助，陛下如不用他，就該快快殺掉。若是驅逐出國，等他懷恨圖報，不但臣本人防不勝防，陛下也不免危險。還是趕快誅戮為妙。」武帝這時正在怨恨東方朔，信任少君，聽了此奏，即下道旨意斬東方朔，並令少君親往監斬。少君得了御旨，欣欣得意地帶起幾百御林軍，圍住東方朔的住宅。這把東方朔弄得莫名其妙，正要出來查問。

那少君已帶了四員健將，大踏步進去，劈頭遇見東方朔，喝令拿下。東方朔聽了，不覺後退幾步，忙問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少君也似東方朔對待他的方法，喝令跪下接旨，一面取出聖旨。

東方朔是正當仙人，自然謹守臣節。既有聖旨，自然跪接。少君站立正中，把聖旨開讀過了，也不等他謝恩，馬上袖出飛劍，將東方朔一顆頭割了下來。看官認清，這便是東方朔偷桃，王母給他的一個報應。但這事究竟辦得太冤，東方朔又是有道法之人，豈懼你一刀之刑？看看斬下了頭，一下子功夫，又長出一個頭來。少君即用飛劍再斬，頭才落地，腔子中又出一頭，如是數次。

少君沉吟片刻，思得一計。立刻派員，飛騎奏請武帝，帶了玉璽，御駕親臨。武帝不知何事，一則動了好奇之心，二則不忍違

了少君之意，果然排齊鑿駕，親臨東方家中。少君跪迎入室，奏明東方朔弄術欺君，藐法罔上情形。武帝被他說動了氣，又因東方朔法力高強，恐他將來報仇。既已用刑，自非殺他不可。忙問少君，此事還該如何辦法。少君奏道：「請萬歲將玉璽印在紙上，待頭落地，鎮住他的腔子，便不能再長出來。」武帝依言，取出傳國御寶，印了一紙。少君再用飛劍把東方朔的頭割下，隨用印有玉璽的紙覆在他的頸脖子上。果然國法尊嚴，帝皇權重，得此一紙，東方朔縱有天大的法力，也無從施展出來，白白地給割去了腦袋，再也長不出一個頭來。此時玄珠子早已出來，用隱身法躲在一邊，見東方朔頭已落地，李少君正在上面和武帝說話，大家都不注意到死人身上，便趁此機會，現身而出，假裝去看死人，走近東方朔身邊，揭去璽紙，換上鐵拐先生的符咒，隨把寸許長一把小劍，放在他的掌中，口中說道：「東方朔聽著，王法已服，果報分明。天律難逃，爾責未盡。咄咄，罪人在此，還不動手。」一語未畢，東方朔一個無頭之體，突然握緊了劍，跟隨玄珠飛行而上。一霎時，但聽武帝和隨從之臣並太監兵士之屬，都大叫：「不好了，死鬼跑路了！」武帝雖是英主，奈年已老邁，平日又迷於酒色，精力不濟。況以天子之尊，自來未上刑場，不親戰陣，一旦見此可慘怕人之事，怎能支持得住，先已向後仰倒。李少君膽子雖大，卻因雙目已迷，神志忽然昏昧，竟不能用法抵抗，當被玄珠子雙手扼住咽喉，當眾朗讀玉旨，數其罪惡。眾人不知就裡，不敢近前，更不敢顧問。等得玄珠子讀畢詔書，東方朔手中劍迎風一晃，長有三尺，直刺少君，洞入腹中。少君大喊一聲，滾於地下，現出原形，乃是一隻大龜，探頭探腦，還想逃走。又被玄珠用法禁住，不得脫身，只在廳上不住地爬來爬去，打磨旋兒。武帝暈去未久，得眾人叫醒轉來，一見少君化成大龜，又是一驚一嚇，自覺魂魄飛越，坐立不定，慌命攏駕回宮而去。

這裡玄珠子用仙劍在龜殼上連砍三下，只聽轟然一聲，聲震屋瓦，龜殼一點不動，玄珠的劍卻被震落在地上。玄珠大怒，披髮仗劍躡步而出，書符念咒，請來雷公電母，青天白日之下，忽而天地昏暗，日色天光。雷電二神立在空中，躬身問道：「法師見召，有何公事？」玄珠舉手還禮，朗聲說道：「龜精李少君，屢害生靈，罪大惡極。近復化成人形，立身朝堂，侮辱貞魂，誘惑皇帝，種種不法，一時也說不盡。有歲星東方朔，奉上帝旨意查辦此案。怎奈歲星本身有夙孽未了，反被龜精誑奏皇帝，先將他斬首。現在歲星冤孽已了，不久可以回生。而龜精罪重，不能任其再延歲月。當由歲星委托貧道，協助誅妖。現在妖人已現原形，而頑殼甚固。貧道自愧術淺，無法破碎。請尊神慨助一臂，用電力轟碎龜殼，不勝幸甚。」

雷公聽了，和電母商量了一會兒，說：「龜精胡鬧，久應伏誅。好在現當夏令，正是雷電施威的時候。法師請讓開一步，容小神作起法來。」玄珠子稱謝，把東方朔身體一招，跟著自己，一同入內。

玄珠子又吩咐人，把他的腦袋搬來。玄珠子親自捧在手中，對準腔子，替他照原狀放將上去。一面取出鐵拐先生的符咒，改塞在髮際。玄珠口中唸唸有詞，喝一聲：「合！」腦袋和身體便合了符兒，不見一些痕跡。但是仍不能動作語言。玄珠將他推在一邊，卻昂首窗外，聽得雷電二人正在分派兵將，把帶來的布鼓擊得怪響。從地上聽去，盛就是一種雷聲。雷聲起處，同時即有一道金光，自地而起，直奔東方院落中大龜身上，但聽豁喇喇之聲，龜殼碎作數塊，血肉流溢，腥臭難聞。這李少君一條龜命，就此完結。但是遮眼球之法，卻創始於他，而流傳至今。今人不知其理，奉以為神。於是大家都稱之為遮眼神兒。

此等法術，若用於捕盜探案，以及扶助一切警政事宜，倒也大有效用。可惜能此法旨者，都屬於江湖術士，藉為斂錢之具，如當眾殺人分屍，立刻又能結合為一，又如用偽幣換人真幣，雖藏在極堅固神密之處，都有法子調取。這等便都是遮眼的作用。從前老於行旅的人，往往將一種極穢之物，如春宮月布之類，夾放銀洋之中，據說可防術士的暗算，也是玄珠穢鏡破遮眼球之意。這是閒話，說過便罷。

再說雷公電母協助玄珠擊死少君原形之後，玄珠子縱身入雲，向二神再三道謝。二神笑道：「彼此都為公事，何敢言謝？」玄珠子又頌揚他們的法力。二神笑道：「小神們不過是順著天地之氣，做個現成的主人。有何法力可言？再則世上惡人太多，雷電卻不是時時可致。而且為了一二個惡人，如此興師動眾，甚至害及人民，小神們的意思，很認為不大便利。曾向玉帝上過世條，擬把電力公之於眾，要使人間負有執法權者，皆可利用吾電，以懲治惡人。如此，則小人益發知道畏懼，犯罪之事或可減少一點，也未可知。」玄珠子忙道：「此法甚妙。不知可蒙採納。」

電母答道：「為這事情，玉帝倒很注意，曾經請齊各位仙祖，並西方佛爺，大開會議。結果，因大眾都說：『現在的世上惡人，究比善人少得幾倍，有雷電以示威，亦大足警惕一班宵小無行之徒。若將電力操於世人之手，久而久之，人民常見電力，因稔習而生輕薄之心，轉失儆世之效，不如照舊為宜。』只有西方如來佛爺歎說：『世風越來越薄，人心越弄越壞。照此情形，只怕千年之後，至二千年間，百人之中，難得一個正人。彼時凡間兵器將失其效力，未必能夠儆世。雷電二人所說之法，只怕終得實施出來。但恐日久弊生，小人也能利用電力，以欺壓君子。結果能夠秉公處治者，仍不得不仰望於雷電尊神了。』如來說了這話，大眾都分歎息，這事也算沒有決定，不知將來如何？」玄珠子也歎道：「那也只好到了那時，再作處理罷了。」二神點頭稱是，收法而去。

玄珠下落雲頭，仍至東方家中。東方朔仍是呆怔怔的立在一邊。玄珠子取出引魂幡，向東方朔只一晃，東方朔便打了一個寒噤。玄珠子便把幡繫在自己身上，向前便走。後面東方朔果然亦步亦趨地跟了上來。出了家門，用縮地之法，同回海寧。遇著打尖之處，玄珠子自己進去住宿，卻把他丟在外面，面壁而立。所至之處，人家見他帶了這麼一個不死不活的人一同跑路，無不詫為奇事。玄珠遵鐵拐之教，因屍身一倒，即化為濃血，恐被觀眾推倒，便用咒語劃出一個圈兒，人家一近圈口，宛如被垣牆擋住，不能再跨進去。有時搭船渡江，將他立在船頭，也用此法攔住觀眾。一路之上，倒也不出什麼亂子。哪知到了海寧，反鬧出一件大事來。未知是何大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